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金阁寺
潮骚

金阁寺·潮骚

[日] 三岛由纪夫 / 著

唐月梅 /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金阁寺·潮骚

[日] 三岛由纪夫 / 著

唐月梅 / 译

译林出版社

三岛文学的特异性

——浅谈《潮骚》 《金阁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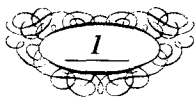
唐月梅

三岛由纪夫开展战后文学活动的时候，面对着重大转折的复杂现实，他的意识深层折射出多重的阴翳和二律背反的感情，这种感情将他推向两种极端相反的观念，一是死与颓废，一是生与活力。这两种观念的奇妙交织，造成他心理上的平衡与失衡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他彷徨地寻找和试图重新确立自己所需要的精神上 and 美学上的支撑点，在文学上表现他的两种极端相反的观念。《潮骚》与《金阁寺》典型地反映了三岛文学的这种特异性。



1952年周游欧美之后，三岛对希腊的体验使他觉得比起内在的精神性来，更应重视外在的肉体性，重视生、活力和健康，便萌生念头要以古希腊朗戈斯的最出色的田园传奇爱情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为蓝本，以令人陶醉的渔村风光为背景，塑造一对日本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式的人物，写一本日本式的传奇爱情小说，来赞美朴素真挚的爱情。于是在三岛的脑海里酝酿的一部纯情小说《潮骚》便诞生了。

《潮骚》对青春的描写，提高了爱情的纯洁度。新治和初江的爱情故事，除了崇高的情和纯洁的爱，男女主人公没有介入任何杂念，达到肉体与精神的均衡，从而将这对恋人的爱情推向至纯至洁的境界，并在这种均衡近于破灭的紧张中创造了美。也就



是说，从爱欲、肉欲中抽走了猥杂的东西，使之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得到了绝对的纯化。即使在激烈的情爱中，作家没有使用半个肉感色情的修饰词，更没有让这对男女恋人超越半步美与猥杂的界限以及伦理道德所容许的界限，而在精神即将破灭又未破灭之前，即在肉体与精神的均衡中创造了美。这不仅回归于日本传统的深层，而且使渔歌的理想之乡的传统的古朴的美，完整无损地再现于现代。尽管如此，作家又没有完全停留在表现这对纯情男女内在精神性的东西上，还要创造表现外在的美、肉体性的美。也就是说，作家最终要构筑的不仅是内在的精神性的世界，而且还有表面的美、肉体的美的世界。这种美的世界的创造，是在肉体与精神紧张对立的均衡中完成的。这是希腊雕像一般的美。在这里，美的艺术创造者同创造美的艺术具有同一的伦理基准。作家描写这对男女纯情，也描写了种种阻碍他们这种纯洁的爱的人物和困难，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苦恼、痛苦与悲哀，以映衬他们的爱的纯洁无瑕。

新治与初江这个渔歌式的纯情故事，是在歌岛的自然与风俗画面上展开的。作者首先借生活片断的景象，将人物的生活、劳动、思想、感情镶嵌在大海的自然画框里，以大海寄意抒情，创造了一种自然美的独特魅力。小说一开首写了歌岛这个小岛周边海的自然环境、海的潮声、海的旋涡、海的恩惠以及渔民对海神的信仰等等物象的存在，来铺陈这些物象与主人公的生、活力与健康的息息相通。女主人公初江刚回到岛上第一次出现，映现在她眼睛里的是那西边海面的上空，那黑压压的积云中的一点夕阳红。男主人公新治第一次出现，映现在他眼睛里的也是汹涌澎湃的大海、月亮露脸前漆黑一片的大海，将海景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海着上了人物的感情色彩，象征男女主人公的劳动与爱情的命运。故事的高潮，男女主人公第一次在海滩上接吻以及三次幽会的描写，都是与海或海的有关物象联系起来的。

总之，《潮骚》映出的海岛自然景色很美，海岛上的人和人情更加美。这种美——生、活力和健康，通过三岛由纪夫的妙笔，出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另一个极端相反的观念——死与颓废表现在1956年问世的《金阁寺》上。战后一段时期，在文学偏重伦理性、思想性之后，正处在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时期，所以《金阁寺》一面世就获得文坛的一片赞扬声，被一致认为在非文学性小说流行的情况下，这是倾注作家心血而成就的现代文学，是真正的文学，不折不扣的文学。奥野健男说：“这是三岛文学的最高水平，三岛美学的集大成，本年度文坛的最大丰收。”（《三岛由纪夫传说》）可以说，《金阁寺》在三岛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中是这样展开他的故事的——

故事的主人公沟口天生结巴，严重自卑，自幼养成孤僻的性格。他听父亲说：“世上没有什么比金阁更美的了。”于是他常常幻想着金阁的美。父亲亡故，沟口遵照父亲遗愿到金阁寺当了僧徒。金阁的幻影展现在他面前时，正值战局恶化，他幻想着金阁遭空袭燃烧的模样，觉得金阁面临彻底而简单地毁灭的命运，自己心中绝对化了的金阁的美可能会由此而消失。由于这种虚幻性和悲剧性，金阁的美在他心中更加辉煌灿烂。

战争最终没有毁灭金阁。金阁不仅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而且它还像夸耀似的以其美的永恒性展现在他的面前。只是在他的内心里，金阁在继续崩溃着。他上了大谷大学，认识了“内翻足”的柏木。柏木诱惑他，教给他恶作剧。他企图玷污一个女子，却被金阁的幻影所阻挠。他向金阁呼喊：“你为什么要隔绝我的人生？我总有一天要支配你！”

有一天，他目睹住持嫖妓的事，彷徨于不能解决的绝对的美与丑的对立的现实，苦恼于肉体的劣等意识，还有与僧师的关系破裂了，于是必须将长期地束缚着自己的金阁烧掉！终于在一个



细雨濛濛的夜晚，他放一把火将金阁化为灰烬。他望着熊熊的大火，心想：我想活下去！……

三岛由纪夫在上述故事中，一改传统的真善美的方程式，来设计一个崭新的绝对的美与丑、恶对立的方程式，以构筑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为什么三岛由纪夫要构筑这样一个怪异的美学世界呢？日本战败后，三岛顿时失去其长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在美国文化洪水般的冲击下，一方面对本国的传统美，由盲目狂信到产生自卑感，丧失了自信；另一方面又要为恢复对传统美的自信而采取行动，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氛围中。三岛要在《金阁寺》中描述这种对传统既爱又憎的奇妙心态，这在他看来似乎用一般的真善美方程式是不可能完成的，加上他一向追求倒错美学，遂将现实的金阁寺僧徒的思想和行为作艺术上的提升，这样就更容易达到这种孜孜的追求——在美与丑、爱与憎的紧张对立中创造美，即“死与颓废”的美。

首先，三岛将笔直接深入驱往主人公沟口的内面世界，写了主人公未见金阁风采之前，只听见父亲的赞美，把自己全部心力都投注在对金阁之美的想像上，金阁就是美的象征。在他的未知世界里，已经有了美的存在。但由于他自己的结巴和相貌的丑陋，开始在他和金阁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心中想像的金阁的美开始破灭。不过他还企图进一步接近金阁，接触美的核心。可是在他的已知世界里，由于重重障碍，未能发现金阁的美的存在。他沮丧、失望，然而金阁的幻想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金阁的美闭锁在他的观念世界里。

沟口对金阁从想像的美，到现实中对美的失望，又形成观念上的美。这种观念与现实的相克，形成了主人公对金阁认识的奇妙的双重性，他对金阁的挚爱，就是自己的结巴和长相丑陋的照应，从而为整个故事的发展——主人公最后对金阁从认识到行为的飞跃，做了厚实的铺垫。

战争末期本土遭空袭，沟口当了金阁寺僧徒，产生了许多奇怪的念头，一方面，不希望将金阁与空袭联系起来，幻想着两者即使碰在一起，也会巧妙地互相回避，另一方面，又觉得说不定不久金阁将在空袭下化成灰烬。于是在他心中，金阁又增加了一层悲剧性的美。这时候，真实的金阁与幻想的金阁完全吻合。金阁已不是实际存在的建筑物，而是他自己认识和行为的对象，已经成为虚幻无常的象征。这样，他陶醉于虚妄的世界：金阁虽然是一种坚固的美，但与自己脆弱的丑陋肉体一样容易燃烧，毁灭自己的烈火一定会毁灭金阁。于是主人公沟口与金阁存在同样危险。在这里作家将金阁放在与主人公沟口同一的位置上，物我之间产生一种罕见的平衡，为未来从平衡到不平衡打下一个楔子。战争结束，但金阁并未毁于战火。沟口陷于战败的悲哀之中，觉得一切传统价值都崩溃了。这时候金阁显得更美。它从他的心象，不，甚至从现实的世界超脱出来，呈现出它前所未有的坚固的美。沟口心里忖度：金阁和我的关系断绝了。从此我和金阁并存在同一世界的梦想也崩溃了。自己心中至美的象征，将永恒地屹立在那里。



三岛写主人公沟口观念上的金阁之美与丑的转变并非偶然，他从爱金阁到憎金阁，最后到纵火焚金阁，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比如写了日本战败的残酷的社会现实，成为沟口破坏象征日本传统美的金阁寺的内心变动的重要因素；沟口个人残疾的冷峻现实，形成他与外界联系的一层障碍，他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被摒拒于世界之外，与孤独相随。又比如房东的女儿对他的同情，使他恢复自尊，他长久地亲吻她，正想把手伸向……在即将超越界限而未超越之际，金阁出现了。金阁摒拒了他，也等于摒拒了他的人生。他似乎觉得金阁成为他们之间的爱的发展的障碍物。于是，金阁也成为一种危险与恶，阻挠他陶醉于爱与美，他便萌生了一种与金阁决不相容的想法。在这里，作

者暗喻在沟口的深层意识中已经潜藏着一种对金阁的破坏冲力。

作为最后烧金阁的导火线就是住持获悉沟口发现自己嫖妓，决定放逐沟口引发的。这时候沟口面前的美与丑、爱与憎已经严重失衡，他决心向美学原理挑战，倒向丑与憎。面对行将把金阁付诸一炬，他无法分清美究竟在哪里，是在金阁本身，还是在笼罩金阁的虚无的黑夜。他一方面觉得金阁每个细部都充满美，别具一种含蓄的美，每一种美都互相联系，形成了金阁美的主题。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金阁还具有有一种虚无的预兆，虚无成为这种美的结构的基因，因此这些细部的美未完成时，各自都蕴涵着虚无的预兆。金阁在虚无中飘浮着……

金阁在他心中依然是金碧辉煌。然而在大火中，他已看不见金阁的形状了。



三岛由纪夫选择这样一个非人性的、反社会的主人公的犯罪故事作为主题，离开善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通过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再现主人公这种不为社会所容的行为，并作为美的存在而加以赞美，这样复杂的问题要处理好是相当困难的，三岛却以自己的特异的美学方程式解决了。可以说，《金阁寺》不仅寄托着作家的美学原则，也铸刻上作家的人生理念。金阁成为其精神支柱的象征。战后的现实使他失去了精神支柱，陷入封闭的孤独，作为象征的金阁的存在，不正是使自己的孤独感正当化的惟一根据吗？概言之，三岛由纪夫驱笔写《金阁寺》，就是以金阁与人生相比喻，写美与人生、艺术与人生的悲剧性的关系，他的信念是：

人类容易毁灭的形象，反而浮现出永生的幻想，而金阁坚固的美，却反而露出了毁灭的可能性。像人类那样，有能力致死的东西是不会根绝的，而像金阁那样不灭的东西，却是可能消灭的。

金 阁 寺

第一章

我幼年时代，父亲常常同我讲金阁的故事。

我出生在舞鹤东北一个伸向日本海的荒凉的海角。老家不是这里，而是舞鹤东郊的志乐。根据众人的恳切期望，父亲遁入空门，当了偏僻的海角寺庙的住持，在当地娶了妻子，生下了我。

在成生海角的寺庙附近，没有合适的中学。不久，我便离开双亲膝下，寄养在老家的叔父家中，从这里徒步走读于东舞鹤中学。

老家阳光充足，但是，在一年之中的11月、12月，即使是万里无云的晴朗日子，一天也要下四五次阵雨。我的变化无常的情绪，可能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培养起来的。

5月黄昏，从学校回到家里，我经常从叔父家的二楼书斋眺望对面的小山。承受着夕照的翠绿的山腰，恍如在原野中央竖起的一扇金屏风。目睹这番景象，我就联想起金阁来了。

从照片上或教科书里，我经常看到现实的金阁，然而在我心中，父亲所讲的金阁的幻影，远胜于现实的金阁。父亲决不会说现实的金阁是金光闪闪之类的话。按父亲讲述，人世间再没有比金阁更美的东西了。同时，我内心里从金阁这个字面及其音韵所描绘出的金阁，是无与伦比的。

每次看见阳光在远处的水田里闪耀的时候，我都会疑是肉眼看不见的金阁的投影。成为福井县和京都府分水岭的吉坂岭，正好坐落在正东的方向。太阳从这山岭附近升起。它与现实的京都正是相反的方面，然而我透过山谷的晨曦却看见了金阁高耸云天。

就这样，金阁处处皆是，而在现实里却看不见。在这一点上，它酷似这块土地上的海。舞鹤湾位于志乐村西边四公里多地，海被山峦遮挡，看不见了。但这块土地上总是飘荡着一种预感到海似的东西。偶尔，风丝也送来了海的气息。海上一起风暴，海鸥群就纷纷逃命，飞落在这一带的田野上。

我体弱，不论跑步还是练单杠都输给人家，再加上天生结巴，我就愈加畏首畏尾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寺庙住持的孩子。顽童们模仿口吃和尚结结巴巴诵经，在取笑我。说书说到结巴的侦探出场的段落，他们就故意让我念给他们听。

结巴，不消说在我和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我很难发好第一个字音，这第一个字音仿佛是打开我的内心世界和外界之间的门扉的钥匙，然而这把钥匙却从不曾顺利地将门扉打开过。一般人通过自由操纵语言，可以敞开内心世界与外界之间的门扉，使它通风良好，可是我怎么也办不到。我这把钥匙完全生锈了。

结巴的人为了发出第一声而焦灼万分。他就好像一只企图从内界浓密的粘鸟胶摆脱出来而拼死挣扎的小鸟，好不容易挣脱出来，却为时已晚矣。诚然，在我苦苦挣扎的时候，外界的现实似乎也有罢手等待着我的情况。可是等待着我的现实，已经不是新鲜的现实。纵令我费尽工夫好不容易到达了外界，那里却又总是瞬间变色，完全错位了……于是我想：惟有这样对我才最合适，失去新鲜度的现实，散发着半腐臭的现实，总是横躺在我的眼前。

这样的少年抱有兩種相反的权力意志。这是很容易想像出来的。我喜欢阅读有关历史上暴君的书。倘使我是个结巴而寡言的暴君，那么家属们窥见我的脸色，就会终日战战兢兢地生活。我没有必要用明确而流畅的语言来使我的残暴正当化，因为只要我寡言就可以使一切残暴正当化。这样，我总乐于幻想把平日藐视我的教师和同学一个个地处以刑罚。我还乐于幻想我成为内心世

界的国王，成为冷静观察的大艺术家。尽管我表面很贫穷，可精神世界却比谁都富有。少年抱有一种难以拂除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是悄悄挑选出来的，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总觉得这个世界的海角天涯，存在着我自己尚未知晓的使命在等待着我。

……我想起这样一段插话。

东舞鹤中学是一座新式的明亮的校舍，它拥有宽敞的体育场，被蜿蜒的群山所环绕。

5月的一天，现就读于舞鹤海军轮机学校的一个中学老校友请假回母校来了。

他晒得黝黑，从深戴的制帽帽舌下露出了挺秀的鼻梁，从头到脚都勃勃有生气，一派英雄的气概。在低班同学面前，他畅谈了纪律严格的生活。然而，他在讲述这种理应是凄惨的生活时，却用了仿佛叙说奢侈豪华的生活的口吻。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了自豪和稚嫩，完全懂得自己的谦逊的分量。他的制服胸前饰有蛇腹形饰线，他挺起的胸膛活像迎着风浪前进的船首。

他走下了体育场两三级的大谷石^①石阶，在石阶上坐了下来。四周坐着四五个低班的同学，在倾听着他的讲述，听得入了迷。5月的郁金香、香豌豆、银莲花、虞美人等各色花，在斜坡的花圃里争妍斗艳。头顶上的朴树盛开着大朵的白花。

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像是尊纪念像，纹丝不动。至于我，则独自一人坐在距他们约两米远的体育场的长凳上。这就是我的礼仪。这是我对5月的花团锦簇，充满自豪的制服和明朗的笑声的一种礼仪。

却说这位年轻的英雄，不去注意他的崇拜者，而更多地注意起我来。在他看来，仿佛惟有我不慑于他的威风，这样的感觉伤

① 大谷石：日本栃木县大谷一带出产的一种凝灰岩。

害了他的自豪感。他向大家打听了我的名字，然后向初次见面的我招呼道：

“喂，沟口。”

我依然不言语，直勾勾地望着他。他冲着我笑了，笑容里含着一种似是掌权者的谄媚的东西。

“怎么不回话呀？你是哑巴吗？”

“是结、结、结巴。”他的一个崇拜者代替我回答了一句。

大家扭着身子笑了起来。嘲笑这种东西是这样的耀眼。对我来说，同班同学那种少年期特有的残酷的笑声，犹如洒满阳光的叶丛那样璀璨夺目。

“什么呀，是结巴？你不想上海军学校吗？结巴嘛，一天就会给你整治好的。”

不知怎的，我竟很快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语言流畅与意志无关，抽冷子脱口说出：

“不上。我要当和尚。”

大家鸦雀无声。年轻的英雄低下头来，摘了身边的一根草，衔在嘴里。

“唔，这样的话，再过几年，也许我还会麻烦你的啊。”

是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这时候，我的确产生了一种自觉：我向黑暗的世界张开双臂等待着；不久，5月的花、制服、坏心眼的同学们都将投入我张开的双臂里；我自己要在社会底层紧紧拉住、抓住这个世界……然而，这种自觉成为少年的自豪，这未免太沉重了。

自豪必须是更轻松的、明朗的、肉眼清晰可见的、光灿灿的东西。我需求肉眼看得见的东西，需求谁都看得见的成为我的自豪的东西。比如说，他腰间佩带的短剑正是这样的东西。

中学生都憧憬的短剑，确实是很美的装饰。听说海军学校的

学生偷用这把短剑削过铅笔。故意让这样庄严的象征派上日常琐碎生活的用场，真够气派啊。

有时候，他将脱下的海军学校制服，还有裤子、紧身白衬衣都挂在白漆栅栏上……这些衣服紧挨花丛，散发出一股年轻人的汗臭。蜜蜂误将这些闪烁着白光的衬衣当做花儿，飞落在上面歇息。饰有金丝缎的制帽挂在一栅栏上，恍如端正地深戴在他的头上一样。他接受低班同学的挑战，到体育场后面的摔跤场去比赛相扑了。

脱下来的这些衣物，给人一种“荣誉坟墓”似的印象，5月的花团簇锦，更加强了这种感觉。特别是帽舌上反射着漆黑闪光的制帽，以及挂在它旁边的皮带和短剑，脱离了他的肉体，反而荡出一种抒情的美，其本身如同回忆一般完整……就是说，看似是年轻英雄的遗物。

我确认了附近无人。摔跤场那边响起了一片喊声。我从兜里掏出生了锈的铅笔刀，悄悄走了过去，在美丽的短剑黑剑鞘里侧，深深地划了两三道难看的刀痕……



……也许会有人根据上面的记述，立即断定我是个有诗人气质的少年。然而，别说诗了，就连笔记一类东西，迄今我也没有写过。我缺乏一种冲动，即一种用别的能力来弥补我不如他人的能力，以此达到超群出众的冲动。换句话说，我要当艺术家，未免太傲慢了。我梦想当暴君或艺术家，然而仅仅停留在梦想，压根儿就无意着手干点什么实事。

不被人理解已经成为我惟一的自豪。所以，那种欲使外界理解我的表现的冲动也不能光顾于我。我觉得命运不赋予我任何能醒人耳目的东西。孤独愈发膨胀。简直就像一头猪。

突然间，我回忆起我们村庄所发生的悲剧性的事件。实际上这一事件与我毫不相干，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我有关，我参

与了，这种实际的感觉是无法消失的。

通过这一事件，我一举直面所有的一切，直面人生、官能、叛逆、憎恨、爱情和一切。这样，我的记忆乐于否定和无视其中所蕴含着的崇高的因素。

与叔父家相隔两间屋的一户人家，有位标致的姑娘，名叫有为子。有为子长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可能是家庭富裕的缘故，她专横跋扈。她虽然受到全家的娇宠，却是非常孤独，有时自己不知在想些什么。妒忌心重的女人背地里议论她大概还是个处女，可她的这种长相才真是个石女相呐。

有为子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就志愿当了舞鹤海军医院的护士。她家离医院不远，可以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她都在拂晓时分离家去上班，比我们上学的时间还早两个多小时。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思念有为子的身体，耽入阴郁的空想之中，难以成眠，便摸黑起床，穿上运动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到了户外。

我思念有为子的身体，并非始自那天晚上。起初偶尔思念，后来渐渐固定下来，恰似思念的结晶体，有为子的身体以一种肉体的形状——白皙、富有弹力、沉浸于昏暗的阴影中、散发出芳香——凝结起来了。我想像着接触它时自己的手指的温馨。还想像着手指上感应的弹力以及花粉般的芬芳。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的道路上一一直跑去。石头也没有绊着我的脚，黑暗在我前方自在地开辟了道路。

就在这里，道路变得宽阔了。我来到了志乐村安冈的尽头。这里有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树干被朝露濡湿了。我藏身在这棵树下，等待着有为子从村那边骑自行车过来。

我等待着，什么都不想干。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在山毛榉树下休憩，以后想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我一直过着与外界无



缘的生活，一旦投身外界，就产生一种幻想，仿佛一切都变得容易，都成为可能了。

库蚊叮了我的脚。鸡鸣四起。我迎亮看了看路上，远处立着一个朦胧的白影。疑是拂晓的曙光，却原来是有为子。

有为子骑着自行车。前灯亮着。自行车无声地滑行过来。我从山毛榉后面跑到自行车前。自行车好不容易紧急刹住了。

这时，我感到自己完全变成了化石。意志、欲望、所有的一切都石化了。外界与我的内心世界无关，它再次坚定地存在于我的周围。我穿着白色运动鞋，从叔父家里跑了出来，沿着黎明前的黑暗的道路一直跑到这棵山毛榉后面，我只不过是沿着自己内心世界的轨迹一个劲地奔跑过来而已。隐约浮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村庄无数屋顶的轮廓、黑魑魑的树丛、长满嫩叶的黑压压的山顶，连眼前的有为子，都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到了惊人的程度。现实不等我的参与，早就赋予了。而且，这种毫无意义的巨大的黑暗现实，以我迄今未曾见过的分量赋予了我，向我逼将过来。



我如往常一样在思考：恐怕只有语言才能拯救这种情况吧。这是我特有的误解。需要行动的时候，我总是惦记着语言。尽管如此，语言很难从我的嘴里说出，我顾忌它，全然忘却了行动。我觉得行动这个光怪陆离的玩意儿，似乎总是伴随着光怪陆离的语言。

我什么也没有看。但我猜想，有为子起初很害怕，后来发现我之后，就只顾望着我的嘴。大概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她只望见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黑洞——像野生小动物巢穴似的肮脏而不漂亮的小洞，在毫无意义地张动着。也就是说，她只望见我的嘴。在确认从小洞里不会产生任何一种可与外界联系的力量之后，她才放下心来。

“干吗！你这个结巴还恶作剧！”有为子说。

